

## 千城一面 VS 淡妆浓抹

色彩规划,让城市第一视觉更出色 **出彩**

广东建设报记者 唐培峰

■ 拓展

2023年流行色: 万岁洋红

## 国内洋红色建筑精彩出镜

2022年的“长春花蓝”是否还令你印象深刻?2023年的流行色已然出炉!目前,全球色彩权威机构PANTONE(潘通)公布了2023年的年度代表色——万岁洋红(Viva Magenta 18-1750)。该机构副总裁Laurie Pressman说道:“选择洋红,反映出时代的叛逆精神,还有新冠疫情后人们对创造性实验的新热情。这种令人鼓舞的颜色,能给我们前进和拥抱新愿景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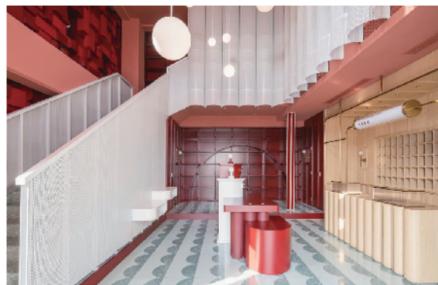
在国内,也有值得一看的洋红色建筑作品。

## 阿那亚海边教堂

提到洋红色建筑,就不得不想到去年亮相的阿那亚“纯粉”教堂。阿那亚教堂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海边,原为纯白色,为了配合某意大利服装品牌2022秋冬系列推出的Pink PP全新粉色产品,阿那亚标志性的纯白建筑通体染上Pink PP色,抓人眼球,建筑也成为这一轮颜色营销攻势的主力军。该建筑也随着品牌营销推广在全世界范围内亮相,成为了网红打卡圣地,而Pink PP正是PANTONE专门为该品牌开发的专属颜色。



阿那亚教堂



外滩邮局

## 外滩邮局

宁波外滩曾是浙江省历史上第一家邮局的所在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外滩邮局室内设计上对空间的表达侧重唤起人们心底的怀旧感,同时保留传统意义上与邮局相关的概念、界限。

## 曲桥茶楼

曲桥茶楼是浙江省金华建筑艺术公园中17座小型公共建筑之一。这座以连续的混凝土结构组成的“桥”跨过池塘,通过外表皮耀眼的红色——中国传统文化中“幸福”的代表色来突显自身。室内拥有各种形状、位于不同高度的微小平台,为穿桥而过的游客提供一系列有趣体验,同时考虑到多人来访的情况,平衡了隐私性和亲密感。这些平台之间的隔断支撑了茶楼的结构,使它得以横跨水塘。



浙江金华曲桥茶楼

## 深圳福田新沙小学

新沙小学是深圳市规划局发起的“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8+1建筑联展”中的一所,尝试探索高密度城市中的小学校园新类型。设计师为学校设计了洋红色的“主题游乐场”空间。孩子们在不同主题的空间里自由活动。校园里有绿森林、浮桥、巷弄、三角山丘、圆顶城堡、入口山道、天台农场等。设计者从景观角度进行建筑设计,使坚硬的建筑变得柔软,协调建筑与人的尺度,创造丰富的空间体验。



深圳福田新沙小学

塑造一座城市的风貌形象,除了在规划分布上结合山川形变,在建筑造型上彰显本土特色,还要在颜色设计上追求视觉上的统筹和谐,传达城市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内涵。

在构成城市特征的各个因素中,色彩凭借其“第一视觉”的特征无疑成为建立个性化城市的基本条件。据了解,城市色彩规划的研究起源于意大利都灵,早在1777年,都灵就将黄赭石色确定为中心广场的颜色,至1845年,这种黄色成为这座城市的色彩主旋律,但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黄赭石色逐渐在新建筑中被淹没,直至1979年都灵修复城市风貌才重现了“都灵黄”。

住建部《建筑》杂志社色彩及设计顾问、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色彩研究室联合负责人、广州美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色彩应用研究工作室联合负责人吴俐萍告诉记者,辨别一个城市的时候,除了看其外形,其颜色也是重要判断因素,有时候颜色甚至比外形更重要。例如摩洛哥的“蓝白小镇”舍夫沙万就以其颜色著称。吴俐萍认为,城市色彩的规划设计是全世界的课题,早年对色彩的忽视是我国出现“千城一面”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元帅府采用了代表广州的黄灰色



北京极具特色的宫墙红 杨榆洁 摄

## 03

## 现状: 设计创新与色彩统筹需平衡

划部门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博弈。

此外,有研究发现,我国的城市色彩规划在落实方面困难重重,普遍存在偏宏大叙事,难以实施执行;法定语言弱,管控效力受限;缺乏定量手段,基调色范围宽泛等问题。规划编制与后续管控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导致大多数色彩规划都难以对城市风貌提升产生实质性帮助。传统色彩规划提供的“推荐色谱”或基调色既难以被城市管理者用于风貌控制,又无

法满足微观层面建筑师及开发者的使用需求,时常面临弹性引导作用不强、刚性管控不足的窘境。

但是,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建筑设计的创新力量需要被鼓励,城市色彩规划应注重弹性引导,否则,过于刚性的城市色彩管控会让城市风貌管控适得其反,还会给社会经济带来负担。由此可见,在追求建筑设计的开拓创新与寻求城市色彩的统筹和谐之间,仍需找到平衡点。

沙面历史文化街区

## 01

## 广州色彩: 具有阳光感的黄灰色系

传统意义上,我国不少城市或地域也有着相当鲜明的色彩意象,例如,见到琉璃黄与宫墙红,我们会联想到北京;见到粉白与瓦黛,我们会联想到江南;砖灰与土黄会让我们联想到西北边塞。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脚步的推进,特别上世纪80年代后,与都灵等许多国外的城市一样,我国许多城市的色彩特征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中逐渐减弱,风貌感观上“千城一面”的现象日渐凸显。

进入21世纪,我国多座城市对其自身的色彩规划逐渐予以重视,2000年至今,我国已有超过300个城市编制了不同深度的色彩规划。北京确定其城市色彩“主旋律”为“丹韵银律”;西安选择了以灰色、土黄色、赭石色为主的色彩体系;杭州致力于塑造成由青灰色、灰绿色、绿色等组成的“和谐色”绘成的“江南水墨画”。

那么,广州的色彩是什么颜色?

据悉,广州是我国第一批开展城市色彩规划的城市之一,其规划成果已成为广州市城市规划与设计编制和审查的重要依据,并积极影响了一大批国内城市的色彩规划

工作,面对城市色彩规划的问题,广州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开始有了探索。1935年1月份,广州市政府第121次市政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决定广州市的“市色”为“黄色”,如今广州现存的许多建于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建筑也普遍采用了黄色为主色调的外立面,例如黄埔军校旧址、大元帅府、中山大学钟楼及沙面历史文化街区的多座建筑等。

此外,该决定也对1949年以后广州的城市色彩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6年,广州出台了《广州城市色彩规划(2006)》,该《规划》为广州研究制定了“阳光明媚的粉彩画”色系的推荐色谱,提炼了“具有阳光感的黄灰色系”的主色调,以及分层面、分程度的色彩规划与导则,并完成沙面、一德路、珠江沿线等八个重点地段的色彩设计示例。2020年,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了广州城市色彩工作专家咨询会,邀请来自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城市设计、色彩规划、城市公共艺术领域的专家,回顾反思广州曾做过的城市色彩研究,并启动下一步城市色彩工作。

## 02

## 专家: 城市色彩应兼顾历史与当下

一座城市的色彩应该如何选定?“100年前盛行的颜色我们现在未必买账,我们现在选出的颜色也可能20年后便不再流行。”吴俐萍说道,因此她表示,城市色彩规划应考虑城市历史基因的延续,城市色彩规划团队中应该要有了解当地文化艺术的“文化传承人”,将当地文化因素带入其中,但又不能只是简单搬用,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烙印。例如广州的城市颜色应是粤式的“隆重”,而非徽派的“清淡”,应结合广州“浓墨重彩”的本土历史和生活习俗,将广州诸多的历史及当代文化元素罗列出来,选取其中的代表性颜色,筛选出起码50种,再根据其在城市中的影响力进行分级,综合分析,适当改造,从而选出属于当代广州的城市颜色。“如沙面的一些建筑使用的颜色就是欧洲风格的颜色,可以和广州南粤派的颜色相结合出具有南洋特色的色彩,这是广州进行城市色彩规划时要特别关注的。”

“广州的‘市色’是黄灰色系,我们可以把这种黄色拿来进行分析、改造,例如从色相和彩度等方面的现代化调节,能看到它在保留过去影子的同时但又发生了改变,体现传承的同时适应当下的市场。”吴俐萍说道。

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潘安表示,都灵的实践经验具有启发性。城市应在梳理城市文脉的基础上对城市色彩进行整体

规划,进而延续城市色彩、传承城市文化、展现城市特色、激发城市活力。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陈雄曾建议,对于城市新城区不同地段的标志性、大型公共建筑等应该针对不同片区和项目情况进行针对性色彩引导;通过控制色彩的纯度、灰度、明度等对城市色彩进行弹性控制。

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馆长、全国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委员潘奋表示,对于像广州这样的历史名城,尤其是对于旧城区,应该慎重对待其城市色彩;结合历史、文化、气候、建筑材质等要素制定相关色彩引导,特别是关注广州骑楼老街等文化要素特征,思考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焕发新的活力。

此外,城市色彩规划不应该仅针对建筑的色彩,还应该对户外广告招牌有所引导,中国美术学院前副院长、色彩研究所所长宋建明曾表示,“色彩污染”是我国城市典型的“色彩病”之一,其中各地的批发市场和街区广告牌最能体现这种色彩之乱。

同时,在城市色彩规划中还应该设置更“立体化”“多元化”的细节,因为色彩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要依附于各种载体,例如,同一种颜色体现在石制的砖和木制招牌上是有区别的。因此,进行城市色彩规划时,不要只是狭隘地确定一组颜色,这样可能会造成使用者无从下手。